

世界科普经典集萃

水陆两栖人

主编：梁金豹



中国戏剧出版社

世界科普经典集萃·科幻篇

水陆两栖人

主编：梁金豹

中国戏剧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世界科普经典集萃/梁金豹主编. —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2004.3

ISBN 7-104-01935-9

I. 世... II. 梁... III. ①科学幻想小说—作品集—世界—近代②科学幻想小说—作品集—世界—现代
IV. I1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025979 号

世界科普经典集萃

梁金豹 主编

中国戏剧出版社出版

(北京市海淀区北三环西路大钟寺南村甲 81 号)

(邮政编码:100086)

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 经销

河北省三河市印务公司 印刷

4500 千字 850 × 1168 毫米 1/32 开本 337.5 印张

2004 年 3 月第 1 版 2004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1000 册

ISBN 7-104-01935-9/I·777

全套定价:675.00 元(三十六册)

目 录

МВЛВ

水陆两栖人

青春泉

选择的逻辑

危海探奇

“起死回生”

一心向往的世界

青春永驻的秘密

太空神曲

电子谋士

神秘的车祸

太空海盗

(俄)别里亚耶夫/钟兵 1

(俄)霍·沙伊霍夫/林良 49

(俄)德·比金/李文革 55

(俄)阿·德聂伯洛夫/车成安 72

(俄)尼索维托夫/邢方 79

(俄)卡赞采夫/杜建 91

(俄)阿·德涅普洛夫/王庚 99

(俄)卡赞采夫/杜健 131

(俄)阿·德聂伯洛夫/车成安 139

(俄)尼·索维托夫/邢方 148

(俄)德·比金/李文革 163

水陆两栖人

(俄) 别里亚耶夫/钟兵

“海 魔”

故事发生在阿根廷。

一个闷热的夏季夜晚，天空上繁星密布，下面是酣睡的海洋。在这宁静的洋面上，“水母号”安详地停泊着。甲板上躺着半裸的采珠工人，由于白天的劳累，此刻都在甜美地梦中。一切都那么寂静。

因为没有明显的迹象预示天气要变，所有的采珠器械也就随意地收放了，只把划子绑在锚链上。甲板上杂乱地堆着珠贝、珊瑚、绳索以及淡水桶，不时有人起来，走过些杂物来到水桶前，狂灌一阵，再倒下去睡。

夜间值班的是印第安人巴里塔札尔，他是“水母号”船主彼特罗·左利达的亲信助手。他在年轻时曾是个著名的采珠手，能在海底停留九十秒甚至一百秒钟——比普通人多一倍。这使他常向年轻的采珠工人自豪地讲述自己辉煌的历史，讲师傅怎样训练潜水。但他现在不行了，年岁已大，身上也伤痕累累，左脚已被鲨鱼咬成残废。他现在只是偶尔潜潜水，但他那丰富的经验却使他博得了船主的青睐和工人们的尊敬。

此刻巴里塔札尔坐在一只小木桶上，悠然地吸着烟，酣畅地呼吸着贝壳的腐烂气味。就在这熟悉的气味中回忆起年轻时的逍遥与惊险，不知不觉悄然睡去。只剩下桅杆上的灯兀自地照着。

也就在这时候海洋上传来一种声音。这声音很陌生。不象汽笛倒似号角，又夹着青年噪音的“啊——啊”声，却又不象呼救。



巴里塔札尔一下子惊醒，他走到舷边察视，除了宁静的夜色和海面，什么也没有。

“这恐怕是他……”巴里塔札尔自语。

接下去又传来相同的声音，所有熟睡的工人都起来了，嘈作一团。一致认为那便是最近出现的使工人惊恐的“海魔”。

老板彼特罗·左利达也醒了，他一边打呵欠一边搓着胸毛走上甲板。灯光照着他的卷发，发黑的脸以及茸茸的唇髭和一撮花白胡子。他若无其事然而粗暴地喊了一声：

“出了什么事？”

工人便汇报说听见了“海魔”的声音，并要求赶快离开。巴里塔札尔也这样讲。

左利达此时是不愿意相信有“海魔”的，他扰乱工人也就损失了自己的财源。本来关于“海魔”仅限于传说，谁也没有亲眼见过。老人说是帮助渔民的“海神”，天主教神父认为是“海魔”，因为他的出现使居民忘记了天主教。人们对他的描摩也各说不一，越传越离奇。左利达何等狡猾！他先稳住了工人，答应他们回布宜诺斯艾利斯。

这愈演愈烈的传说传到布宜诺斯艾利斯，终于惊动政府，也引起了科学界的广泛注意。

先是政府派出警察沿海巡逻，妄图拘捕“海魔”，可过了两个星期却连他的影子也没看到。于是以“造谣生事”、“惑乱人心”为名，抓了几个印第安人。紧接着他们发表公报说“海魔”根本不存在，再有谣言惑众者将被拘捕和处罚。

尽管警方的公报安稳和震慑了一段日子，但又出现了新的情况。先是渔民听到小船里有“咩咩”的羊叫声，又有拉上的网被割破，显然是“海魔”所为。政府和人民只好期待科学界的解释了。

科学界大致有两派意见。一派认为这是胡闹分子的恶作剧，除非海洋深处出现了新生物；另一派是比较谨慎的老科学家，他们旁

征博引后认为极有可能存在这种“海魔”，因为上帝的创造是无穷无尽的。双方争执不下，最后决定派出一个科学考察队。

考察队虽没遇到“海魔”，却掌握了不少有关他的资料，他们在报告书中解释了各种可疑迹象。沙滩上的脚印只能是人留下的。他们或乘小船到岸上来，或是有渔民搭救海豚而遗留下来的。海豚经常帮渔民追猎鱼类，这是众所周知的，所以渔民搭救海豚的解释听起来很可信。鱼网的切口可能是触了暗礁或钩着了轮船上的碎铁片。而山羊羔只是有人要开玩笑把它带上船藏在那儿的。

科学家们又提出各种复杂理由，为这些似是而非的结论提供佐证。最后得出结论：没有一个海怪能做出如此复杂的举动。

人们针对这个结论提出两个疑点：一是如果有人开玩笑，何以这么长时间不被人发现？二是在极短的时期内，一个人如何在相距很远的不同海域作怪？特别第二个问题更具有威胁性，因为关于这一点仅可能解释成：要么这个“海魔”拥有特殊设备，要么“海魔”不止一个。

左利达整夜没合眼思考这谜一样的问题，主要是怎样使工人安稳下来继续为自己采珍珠？此时已是清晨，左利达迎着晨曦走上甲板。

甲板上的采珠工人乱糟糟地挤在船舷，朝水下边挥手边叫喊。左利达这才注意到夜间锚好的划子，不知怎地都飘到了很远的地方。

左利达命令工人去收集划子，却没人敢动，昨夜的恐惧尚未散尽，何况谁能说清这些划子不是“海魔”干的？左利达拔出枪逼迫工人，却仍没有人下水，他们用仇恨的目光与船主对视。

关键时候还是巴里塔札尔站出来。让我拿这老骨头去哽住“海魔”。他边说边跃入水，以漂亮的姿势游向近处的划子。他不愧是采珠的好手，虽说年岁已大且带有脚伤，仍是几下便爬上划子，抓住散落的桨。

“绳子是锋利的小刀切断的。”他向“水母号”上喊。

“水母号”上的工人们见他无事，这才心有余悸地下水去收集其他的划子。

骑 海 豚

“水母号”在返回布宜诺斯艾利斯的途中，于一个小港里抛下锚。这里风静水清，海洋中的生物看得一清二楚。

划子分散开，每个划子上安排两名采珠手：一名潜水，他用双腿夹着石块沉入水底，石块绑在一根绳子上，而绳子的另一端就抓在另一名采珠工人手中，他负责把潜水者拉上来。

其中一个划子上，一个右隆那族人注视着海面，准备随时吊起同伴。他透过清澈的海水可以看见潜水者每一个细微的动作。这时，潜水者忽地一阵忙乱抓紧绳子，没命地扯着。险些把古隆那人拉下水，他知道有情况，三下两下把水下人拉上来。

潜水者完全一付受惊吓的样子：脸色苍白，喘着粗气。他也不回答同伴的询问便倒向船底。古隆那人就看见小鱼四散逃开，暗礁处升起一股猩红的好像是烟的东西。他凭经验猜测：肯定有鲨鱼！

有鲨鱼不错，但使潜水者魂飞魄散的却不是鲨鱼，而是“海魔”！

过了好长一段时间，潜水者躺到“水母号”的甲板上，四周围满了七嘴八舌的采珠手。他惊魂甫定，开始断断续续地讲起刚才发生的事。

原来有一条鲨鱼要进攻他，而这时传说中的“海魔”出现了，那猩红的东西便是鲨鱼血。然而“海魔”的可怕形象，再加上平时的恐惧，使他比怕鲨鱼更厉害，虽说是“海魔”救了他。

根据他的描述，“海魔”长着玻璃杯口大的眼睛，手象青蛙的脚：有蹼。还长了一条大尾巴，浑身鳞光闪闪。有潜水者目睹“海魔”的消息一传开，整个“水母号”乱了套。

左利达烦躁地听着讲述，一边在甲板上踱来踱去，他宁愿相信

这是胡编，却无法解释那鲨鱼血。真见了鬼！

忽然传来一声号角，象前几天夜里响过的一样，船员们却比那天夜里更恐惧。甲板上一下子鸦雀无声。他们脸色苍白，睁大瞳孔。看见一群海豚在不远处嬉戏，一个怪物就骑在海豚上，手中拿着海螺，那声音显然是它发出的。怪物的样子与潜水者描述的完全相同，无疑这便是“海魔”。

“海魔”具有人的体形，能发出人的笑声，最后甚至喊了一句西班牙语：

“李定，快向前游！”

奉了命的海豚迅速游走，象他胯下的一匹骏马。这时他扭头发现工人们，便以极快的速度拍一下海豚，他们一起沉入水底。

这确凿无疑的景象使“水母号”上的工人很久才恢复神志，接下去便哭喊乱作一团。

再想安稳他们采珠是不可能的了，左利达下令起锚返航。

袭 击

在布宜诺斯艾利斯近郊，左利达正在埋怨巴里塔札尔这么长时间仍未查到“海魔”的消息。

巴里塔札尔也焦虑不安，他现在开始后悔，真不该派哥哥克里斯多到萨瓦托尔那儿做奸细。他了解哥哥的为人，他奸诈狡猾又贪婪无比。他适合做奸细但不能完全信任，为了私利他甚至会出卖弟兄的。

“他会不会看见我们放出的红气球呢？”两人正烦躁着，那边扬满灰尘的大路上传来尖锐而悠长的口哨声。

“是他！”巴里塔札尔兴奋地指给左利达。

此时的克里斯多已不是疲惫的老印第安人形象了，他精神抖擞地走过来向两人问好。便洋洋自得地讲起前后经过。

小姑娘并不是他的外孙女，他假意帮助别人而且得到五个纸比

索，实际上为自己找了通行证。他又唾沫横飞地讲起花园中见到的一切。

“这一切很有趣，但，‘海魔’呢？”左利达不耐烦地打断他。

“还没见到，不过我已取得医师信任，并得到一个好消息，他要去安第斯山狩猎。”

“太棒了！”左利达险些跳起来。他们细心地密谋了一个计划。

这个计划是：由左利达带土匪袭击外出的萨瓦托尔，而克里斯多扮演忠实的仆人救下主人以换取更大信任，工作再进一步展开。他们约好暗号才分开各自准备。

在克里斯多回去几天后，左利达终于等到暗号，把招募的亡命之徒装备好，埋伏于萨瓦托尔狩猎的必经之路上。

但这次萨瓦托尔是开着汽车去的，克里斯多也没料到这一点，险些坏了大事。幸亏巴里塔札尔沉着老练，他决定骑马跟踪，然后趁他休息时再袭击。

赶了大约两个钟头，汽车忽地停下来，他们点起两堆火把。巴里塔札尔爬过去才知他们要修车，而克里斯多正负责警戒。他把这消息报告给左利达。

土匪们三下五除二，就把萨瓦托尔一伙人捆了起来，他们要医师掏一大笔钱赎命，并威胁说否则就杀了他。

萨瓦托尔平静地回答说手边没有这么多钱。土匪们上车乱翻一通，喝光了车上的好酒，只留一人看守，等待天亮。

天亮前不久，克里斯多爬到萨瓦托尔面前，小心翼翼地讲：

“我挣脱了，杀死了那个拿枪的，其余还醉着，司机正修车，我们快逃吧。”

大家都上了车，很快引擎发动，汽车猛冲一下，顺大路风驰电掣一般向前奔去，车后的土匪嗷嗷叫着放了几枪。汽车内，医师紧紧地握住克里斯多的手。

左利达后来才知道萨瓦托尔答应了那笔巨额赎金，这使他很懊悔了一阵子。

水陆两栖人

萨瓦托尔并没有象克里斯多想象的那样，就带他见“海魔”，他给了他不少金比索倒是真的。克里斯多终于忍不住，着手研究第四堵墙和那个秘密门。

很久他在门上找到一个凸起部位，轻按一下，大厚门吱吱开启，他毫不犹豫地迈进去，门一下子在身后关上。

没了退路，他索性往前走。这是一个盆地状小花园，非常的潮湿，四周的墙壁外可以听见惊涛骇浪之声。花园中央有一座石房，爬满青藤，象是无人居住。在花园的尽头有一个正方形大蓄水池，面积有五百平方米。

克里斯多走近水池时，一个生物“扑通”入水。“海魔”！克里斯多一下子兴奋起来。他在池边向水中张望，但见清澈的池底坐一只大猿，正均匀地呼吸。

这并不象人们描述那样可怕呀！人们的恐惧心和想象力有什么做不出来呢？克里斯多笑了笑。

时间差不多了，克里斯多爬上一棵大树跳回院子。脚刚沾地就听见萨瓦托尔叫他。

萨瓦托尔是在这个时候带他参观花园的，于是克里斯多接着第二遍见了大猿，装作十分惊讶地叫了一声。

医师一声不响地在草丛中一块绿色小板片上按了一按，池底打开洞口，水一下子流净，洞口又自动关上。一架小铁梯从旁壁伸出来。他们顺梯子下到底部，医师又踩了一块板，池底又打开一个洞口，他们进入一个黑色走廊。医师打开灯光，克里斯多发现自己来到一扇青铜门前。萨瓦托尔拉一下铜环，他们又进入一个洞。灯光打开，克里斯多发现这是一间海底玻璃房子。

玻璃墙外面生着海藻和珊瑚丛，许多鱼儿游来游去。在鱼中间，忽地游来一个象人一样身躯的生物，生着一双凸出的大眼睛的

和青蛙脚掌，身上是蓝幽幽的银鳞。它敏捷地游近玻璃墙，向萨瓦托尔点点头。只见它走进一间玻璃小室随手带上门，小室内水流干后又打开第二扇门，就跨入这间大房子。

“脱下眼镜和手套。”萨瓦托尔说。

陌生生物服从了一切，克里斯多看见了一个身材匀称的英俊青年。

“认识一下吧，这是伊赫季安德尔，人鱼，确切地说是水陆两栖人，也就是外面风传的‘海魔’。”萨瓦托尔平静地介绍。

青年含笑伸过手，用西班牙语说：

“您好！”

克里斯多默默地伸出手，惊讶得一句话也讲不出。

萨瓦托尔最后吩咐以后由克里斯多照顾青年，克里斯多默默地点点头。

伊赫季安德尔的仆人

萨瓦托尔到山里去了，他这次没有带克里斯多，因为他把青年照顾得很好。现在他们已成了好朋友，他给青年讲陆地上的生活，青年给他讲神奇的海底世界。克里斯多发现，伊赫季安德尔有丰富的关于海洋的知识，但对于陆地却很陌生，谈到种族历史、人际关系，他实在不比五岁孩子知道的多。

在他们谈话中间，伊赫季安德尔每每称呼萨瓦托尔为父亲，但据观察，克里斯多注意到青年的长相和肤色根本不可能与医师有血缘关系，倒颇象自己这一族的。在以后的谈话中克里斯多注意了解自己想知道的关于伊赫季安德尔的各种情况。

伊赫季安德尔有两张床，一张是普通睡床，一张安置在水池中，水池就在他的卧室中。按医师的嘱咐，他每周至少三天睡在普通的床上，有利于锻炼肺的呼吸能力，但伊赫季安德尔更喜欢睡另一张床，这常引起克里斯多的抱怨。

一天，克里斯多安排他上床，很自然地问起他的鳞片和脚蹼以及眼镜。伊赫季安德尔毫无顾忌地对他说：

“我的鳞片并不妨碍我呼吸，所以永远也不用脱，同时它又是坚硬的铠甲，可以保护我躲过刀或鲨鱼牙齿的伤害。眼镜可以使我看清水底一切事物，脚蹼当然为使我游泳更快呀！”

“那你常游出海湾么？”克里斯多问。

“当然啦，有一次有恶人用网促住我，差点逃不脱，现在得处处小心谨慎。”

青年似乎很爱与他的仆人讲话，他又告诉克里斯多他有好几条隧道可以游出海湾，还与他讲自己与海豚的故事。最后不无感慨地说：

“要是你能与我一起在海底游泳多棒呀！干嘛留在那尘土飞扬的陆地上呢？”

克里斯多被他的天真逗笑了，接着问：

“难道海洋中没有危险么？比如鲨鱼悄悄地接近你。”

“才不会呢，我可不是普通的鱼哦，我的整个身体都可以听见声音，稍微的水的震荡我都可以感觉到。再说我比别的鱼强大有力，它们都晓得的。”青年似乎很自豪。

“那你为什么要偷鱼和割渔民的网呢？”

“他们捕那么多，并吃不完呀！”

“他们可以卖钱，”克里斯多见他不懂又补充道，“为了让更多的人吃到鱼。”

伊赫季安德尔依然很诧异的样子：

“难道你们陆地上就有那么多人么？”

克里斯多发现这个话题对青年来说似乎深了些，便转口道：

“伊赫季安德尔，你的母亲是谁呢？”

“不知道，父亲说我一出生她就死了。”青年的嗓音低沉了许多。他似乎又想起另外的事，抬起大眼睛望着克里斯多说：

“克里斯多，那天我在海边搭救了一位姑娘，我从来没见过

如此美丽的东西——包括在我们海里。她有蓝色的眼睛和金色的长发，可是，那天我戴着眼镜和手套吓坏了她，以后我再去岸边，却再也找不到她了。你说，她还会到岸边来么？”青年的眼睛里满是忧伤和希冀。

克里斯多正在发愁捕获他不容易的事，现在听青年说喜欢上岸边的姑娘，不禁心头一亮：

“到底有他钟情的事物啊。”克里斯多在心中自言自语。“如果把他骗到城中，捕捉可容易多了。”想到这，克里斯多面露喜色：

“我可以帮助你的，你换上衣服跟我去城中吧，那里有好多美丽的姑娘，说不定能见到岸上的那一位。”

伊赫季安德尔兴奋得上来拥抱克里斯多，想马上动身。但克里斯多决定休息一夜，天明再进城，他就利用这一夜时间，给左利达和巴里塔札尔报了信儿。

城 中

在岸边，克里斯多给青年换上城里人的衣服，又扎上领带。这一切使伊赫季安德尔很不舒服，但为了见心爱的姑娘只好忍受了。

他们走过林立的楼房，繁华的街道和湍急的人流，伊赫季安德尔一下子变得目不暇接了，每一位姑娘都很相象，但每一位又都不是。城市特有的嘈杂和闷热使他头昏脑胀，肋部明显地刺痛起来，早餐也一口没吃下，他便想回家了。

克里斯多一边安慰他一边向回返，向左利达那里走去。

他们终于走到了左利达和巴里塔札尔居住的地方，克里斯多把青年安置在一张藤椅上，自己向兄弟的工作室走去，嘴中一边喊着：

“巴里塔札尔！古绮爱莱！”

这里是海滨，有着伊赫季安德尔熟悉的贝壳、珊瑚、海参、珍珠和清新的海洋空气，他躺在椅上贪婪地呼吸着，感到畅快了许

多。

在巴里塔札尔的工作室里，他正在清洗贝壳，克里斯多问道：“古绮爱莱和左利达呢？”

“都是求婚的事儿，这孩子倔强又自命不凡，只对左利达说‘不愿意’，我这个做父亲的也管不了了。”听得出他是愿意成就这门亲事的，嫁给一个大船主，有什么不好？

“他不在，我们怎么办？”克里斯多问道。

“你把他带来了？我先看看。”他顺窗子向外看，只见到古绮爱莱一个人。

两人走出工作室，只有巴里塔札尔的养女，美丽的古绮爱莱一个人。

克里斯多与姑娘招呼过便问：

“那个小伙子呢？”

“我可没藏呀！”姑娘笑起来。“我过来的时候倒看见一个青年人，他用古怪的眼光看我一会儿，也不说话便跑了。”

“极有可能就是她！”克里斯多在怅惘里浮上一丝欢喜。

又 在 海 里

伊赫季安德尔以最快的速度跑向大海，他脱掉使他浑身不自在的衣服，跃入海水。

这里才是他的家园。冰凉的海水沁入心脾，拂去他身上的尘埃和汗水，他用腮酣畅地呼吸着，有个问题一直萦绕着他：为什么那么多人喜欢在陆地上生活呢？

伊赫季安德尔又接触到他熟悉的一切，各种鱼类、珊瑚、海贝，他是它们中间的一分子，深深地理解它们的欢乐与哀伤。他又遇到了他的好朋友海豚。

“李定！”他亲切地呼唤。

海豚飞快地游过来，驮起青年，游向海的深处。他的心情却一

直无法平静，陆地上人们的生活使他困惑不解，意外的惊喜更使他心神不宁。他连招呼也不打，从海豚的脊背上滑上来，潜入深水。这使他的朋友大惑不解。

伊赫季安德尔一直向海底潜去，但他的承受能力毕竟是有限的。随着海水浓度的增加，颜色越来越重，他的呼吸也越来越困难。伊赫季安德尔的心中涌满哀愁：为什么自己与陆地和海洋都格格不入呢？

伊赫季安德尔不得不向岸边游去。在浅水处，他遇到了把身子泡在水中的渔民，他们呈现给水下的青年的是无头的怪物，那样子极其丑陋。伊赫季安德尔对人类已充满厌恶，他们留给他的印象只是：“嘈杂、污浊，又大量地捕杀海洋生物。”

但海洋也并非处处是美好的乐园，伊赫季安德尔在这次潜水中，就潜到了一座海洋坟墓的边缘。那里是一块盆地，堆满了各种海洋动物的尸体，气味险些使他窒息。他想起父亲讲过，类似的盆地释放硫化氢等有害气体。

这次恐惧经历使他想要回家了，至此他已在海水中停留了三昼夜，这使克里斯多十分担忧。

伊赫季安德尔满身疲惫地回来，并不与克里斯多说什么，匆匆吃过早餐，拿起眼镜、脚套又要走。

伊赫季安德尔性格的突变使克里斯多不得其解，他摆手打断克里斯多的询问：

“你别问了。”急匆匆地走出房门。

小小的报复

伊赫季安德尔本以为那次城中之行不可能遇到心爱的姑娘了，他在藤椅上遇到古绮爱莱时，没有丝毫的思想准备，所以惊奇多于欢喜，来不及想什么便跑开了。可他现在又极其想念那姑娘，同时又不想当克里斯多的面儿与心上人约见，于是每天游到岸边，换好

衣服，藏在礁石后面，抱一线希冀等待姑娘的出现。

他白天守候一整天，晚上就泡在海水中吃些鱼和蚝，极不安稳地睡眠，这样耐心地等待了四五天。

功夫不负有心人，终于有一天傍晚，姑娘身着白色的裙装来到了海边，青年的心激动得快要跳出来了。

伊赫季安德尔看见姑娘向一边挥手，他顺那方向一看，远远地走来一位身材高大、肩膀宽阔的年轻人。他们走到一起，欢快地打招呼：

“你好，古绮爱莱。”

“你好，奥列仙。”

被称作奥列仙的年轻人亲昵地拉过姑娘的小手。这动作使伊赫季安德尔心中涌上一股酸涩，他从来没有这样伤心过。

他们又悄声交谈了什么，伊赫季安德尔却无心再听下去。他只见姑娘解下一串珍珠，递给奥列仙。那珍珠在夕阳的映照下，反射出诱人的光泽。

在奥列仙伸手要接的刹那，那串珍珠从姑娘手中滑落下来，掉入岩石后面的海水里。

“哎呀！”伊赫季安德尔听见姑娘惋惜的喊叫声。

他们正站在岩石质的礁岸上，脚下的海水特别深，古绮爱莱是知道这一点的，她悲伤的快要哭出来。

这一切都被伊赫季安德尔看在眼里，姑娘的伤心使他忘却了心痛，他从礁石后面走出来。

“我帮你把那串珍珠项链捞上来吧。”他径直冲姑娘说。

古绮爱莱认出这就是那个跑掉的陌生青年，她笑了笑说：

“不可能的，这里太深。”

伊赫季安德尔也不讲话，他来不及脱下衣服就潜入水中，留下岸上的青年男女好奇地盯着海面。

过了两分多种——一个优秀采珠手也无法持续的时间——那青年依旧没有浮上来。姑娘不安地对奥列仙说：